新元史/卷134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卷一百三十三 ◄

新元史
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三十一

► 卷一百三十五

卷一百三十四 · 列傳第三十一

耶律留哥 薛闍 收國奴 古乃 善哥 蒲鮮萬奴 王珣 榮祖

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爲北邊千戶。太祖起兵，金人疑契丹遺民有異志，下令契丹一戶，以二女其戶夾居防之。留可不自安，近至隆安、韓州，聚衆剽掠。時有耶律的，與之合，招集亡命，數月間，衆至十餘萬，推留哥爲都元帥，的副之。

太祖命阿勒赤那顏略地至遼東，遇之，問所從來，留哥曰：「我契丹軍也，欲住附大國，道陰逗留於此。」阿勒赤曰：「我奉命討女真，適與爾會，豈非天！然爾欲效順，以何爲信？」留哥乃帥所部會阿勒赤登金山，刑白牛、白馬，北向折矢以盟。

金遣咸平兵馬都總管完顏承裕來討，聲言有得留可骨肉一兩者，賞金銀如之，仍世襲千戶。留哥度不敵，馳表乞援。太祖使阿勒赤、宇都歡、阿魯都罕引千騎會留哥，與金兵對陳於迪吉納兀兒。留哥以侄安奴爲先鐫，橫衝承裕軍，大敗之，獻所獲輜重。太祖召阿勒赤還，以可特哥副留哥屯其地。

其部衆遂推留哥爲遼王，建元元統，都廣寧，立妾姑里氏爲妃，以耶律廝不爲郡王，

坡沙、僧家奴、耶律的、李家奴等爲丞相、元帥、尚書，統古與、著拔行元帥府事。時太祖八年三月也。金知廣寧府溫迪罕青狗退守益州，妻子陷於廣寧。金遣青狗住諭留哥降，不從。青狗竟留事之。金主怒，復進咸平宣撫蒲鮮萬奴來討。留哥逆戰歸仁北細河上，萬奴大放，收散卒奔東京。安東同知阿憐懼，遣使降於留哥。於是留哥盡有遼東諸州，定都咸平，號爲中京。金左副元帥移剌都以兵來攻，又爲所敗。

十年正月，藩鮮萬奴僭號於東京，北襲咸平，東略娑速。留哥偵知萬奴兵出。國內空虛，乘間襲被東京。耶律廝不等勸留哥稱帝，留再不從。是冬，與其子薛闍奉金幣九十車、金銀牌五百，至桉檀孛魯罕入覲。

時大朝會，敕漢人引見先納款者，太信耶律阿海奏：「劉伯林納款最先。」太祖曰：「伯林納款雖先，然迫而來降，未若留哥杖義效順也，其先留哥。」既見，盡獻所齎，並以子薛闍爲質。太祖大說，謂左右曰：「凡留哥所獻，告之於天，乃可受也。」陳以白氈，七日而後納於庫。間留哥何官，對曰：「遼王。」命賜金虎符，仍爲遼王。又問戶籍幾何，曰：「六十餘萬。」大祖命以三千人爲禿魯花軍，遣蒙古三百人偕留哥所進乞奴、禿可二人往取之。先是，東京之破，可特哥納萬奴妻李仙娥，留哥不直之。及是以聞，太祖怒可特砑悖法，命執之來。可特哥懼，與耶律廝不等紿衆，言留哥已死，殺所遣蒙古三百人以叛，惟三人選歸告變。太祖慰留哥曰：「爾毋以失衆爲恨，吾他日倍此封爾，不吝也。草青馬肥，資爾甲兵，往取妻孥。」

十一年乞奴、金山、青狗、統古與等推耶律廝不僭號于澄州，稱大遼收國王，建元天成，以留哥兄獨剌爲平章，青狗爲元帥。未幾，青狗叛歸金，廝不爲其下所殺，推其僞丞相乞奴監國，與行元帥鴉兒等分兵民爲左右翼，屯開、保二州間。金益州守將完顏衆家奴以兵三萬討之，戰於開州館，不克，退屯大夫營。留哥引蒙古軍數千適至，得兄獨剌並妻姚里氏，戶二千。乞奴、鴉兒引數萬，渡鴨綠江，僅高麗寧朔、定戎之境。留哥乃招撫諰州、廣寧，徙居臨潢。未幾，金山殺乞奴，自稱大遼收國王，改元天德。是歲十一月，帥衆踐冰，渡大同江，人西海道。十二月，屠黃州。明年，統古與殺金山，而代其位，喊舍又殺之。

十三年冬，留哥頒所部契丹軍，與蒲鮮萬奴將完顏子淵，從元帥哈真、札剌亦兒臺入高麗，圍喊舍於江東城。遣使至高麗乞糧徵兵，商麗輸米千石，且使其將趙衝、金就礪帥師來會。明年正月，克江東城，喊舍自經死。留哥收其衆而還，置之西樓。自留哥人覲，遼東反覆，耶律所不僭號七十餘日，金山二年。統古與、喊舍共二年，至是留哥

復定之。

十四年，留哥卒，年五十六。妻姚里氏入奏，會太祖征西域，皇太弟斡赤斤居守，承製以姚里氏佩虎符。權領事者七年。二十一年，車駕東還，姚里氏挈次子善哥、鐵哥、永安及從子塔塔兒，孫收國奴，人覲於阿里湫行在。太祖曰：「健鷹飛到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耶！」賜之酒，慰勞甚至。姚里氏奏曰：「留哥既歿，其長子薛闍扈從有年，耗以次子善哥代之，使歸襲爵。」太祖曰：「薛闍爲蒙古人矣，當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闍者，留哥前妻所出嫡長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而蔑天倫，竊以爲不可。」太祖嘉嘆其賢，給驛騎四十。從征西夏，賜夏俘九口、馬九匹、白金九錠，幣器皆以九計，許以薛闍襲爵，而留善哥、塔塔兒、收國奴於朝，先進其季子永安從姚里氏東歸。

二十二年，進辭闍歸，諭之曰：「昔爾父起兵遼東，會我蒙古軍，又能割愛，以爾事我。繼而奸人耶律廝不等叛，人民離散。欲食爾父子之肉者，今豈無人！我以兄弟視爾父，則爾猶吾子，爾父亡矣，爾其與吾弟別勒古台並領遼東軍馬，以爲第三千戶。」

太宗二年，從伐宋，賜馬四百匹、牛六百頭、羊二百　敦。三年，奉命從札剌亦兒臺東征，收其父遺民，移鎮廣寧，行廣寧路都元帥府事。十年，薛闍卒，年四十有六。

子收國奴襲爵，行廣寧路總管軍民萬戶府事，易名石剌，從徵高麗有功，憲宗即位元年，以石剌三世爲國宣勞，命更造虎符賜之，佐諸王也古及札剌亦兒臺控制高麗。九年，卒，年四十五。

子長古乃嗣。中統元年，從王合丹、不者克討阿藍答兒及渾都海于山丹。平之。三年，從徵李璮。至元六年，胡廷並廣寧路於東京，去職。是歲卒，年三十有六。子忒哥。

薛闍弟善哥，賜名蒙古歹，隸諸王口溫不花，大宗二年，從拔天城堡。明年，克風翔。四年，引兵三千從渡河，平金。後伐朱，又從拔光州、棗陽，由千戶遷廣寧尹，至元元年卒，年五十。有二子，天祐襲廣寧千戶，改廣寧到尹。

蒲鮮萬奴，女真人。初仁金爲尚廄局使。金泰和六年，以其翼統與阿魯帶、完顏達吉不，從都統完顏賽不敗未將皇甫斌於溱水上，萬奴別將斷真陽路，懷諸軍迫擊至陳澤，斬獲有功。金宣宗立，萬奴累擢咸平招討使。

太祖九年，與耶律留哥戰歸仁北，敗績。金主御下嚴，萬奴喪罪不自安，又聞車駕南遷，思據地自擅。忌東北路招討顏鐵哥兵強，徵其部騎兵二千並秦州軍三千，及其戶口，實咸平。扶哥不遣。會萬奴代完顏承裕爲遼東宣撫，即坐鐵哥罪，下獄殺之。北京留守奧屯襄、宣差蒲宗五斤表萬奴有異志。金主疑三人不協，詔諭每事同心並力備禦，萬奴益不自安。

十年正月，遂據東京叛，自稱天王，國號大真，建元天泰，以兵北取咸平，走耶律留哥，東京諸猛安，謀克多從之。高麗畏萬奴勢強，因其乞枚，給以八千百。四月，萬奴掠上古城，別將攻望雲驛三義裏。五月，據大寧鎮。先後爲金同知娑速路兵馬都總管紇石烈桓端部將溫迪罕怕哥輦等所敗。九月，萬奴自帥所部，出宜風及易池，與桓戰，衆潰。是時，耶待留哥諜知萬奴兵東出，國內空虛，來間與可特哥以兵襲試東京。

萬奴進退失據。十月，來降，以其子帖哥人質。既而殺遼東行省右丞耶律揑兒哥，復叛去，帥衆棲於海島。明年四月，被金兵於大夫營，轉入女真故地，自稱東夏國，改金上京會寧府曰開元，都之，哈真、扎剌亦兒臺討喊舍於高麗，萬奴命完顏子淵帥女真軍二萬住會焉。先是，金主聞萬奴叛，遣侍御史完顏素蘭與近侍局副內族訛可，由山東骯污赴遼東，命駐於鐵山，體訪消息。後審其果叛，乃詔諭高麗及遼東行省平章溫迪罕哥不靄討之。萬奴又與再不靄相結。

太宗即位，先命札剌用亦兒臺徵遼東，請不靄走死，乃進徵高麗，且遣也速迭兒爲札剌亦兒臺後援。高麗平。五年，命諸王阿勒赤歹、嗣國王塔思，各帥本部左手軍討萬奴。九月，圍其南京，城堅如立鐵，裨將石抹查剌約別將攻其東南，自奮長槊，超登西北隅，斬陴卒數十人。大軍乘之，城遂撥，開元、恤品兩路亦先後下。萬奴就擒，斬之。

萬奴自乙亥歲僭號，至是凡十有九年而亡。

萬奴之相曰王澮，金宣宗授右諫議大夫，充遼東安撫司參謀官，後進爲萬奴宰相。年九十餘卒。世謂有知來之術云。

史臣曰：遼東之亂，耶待留哥、蒲鮮萬奴與兵事相終始，留哥無御衆之才，以歸時獨早，特禍爲福。萬奴，金之舊將，一旦反噬，自稱東帝，倐向無常，卒歸夷滅。皆盜賊之雄，何足算也。

王珣，字君寶，本耶律氏。全正隆末，契丹窩斡叛，祖父成從母避難遼西，更姓王氏，遂爲義州閭義人。

珣武力絕人，善騎射。年三年餘，遇道士，奇珣之相，謂之曰：「君他日因獲一青馬而貴。」珣不信。歲餘，有以青馬爲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驗矣。」乃倍價買之，後乘以戰，進退無不如意。又得一刀，其銘曰：「舉無不克，動必成功，。」常佩之，每有警，刀必先鳴，故所向克捷。

金末，豪強各擁衆自保。鄉人推珣爲長，旬月之間，招集遺民至十餘萬。

太祖十年，木華黎略地奚　，珣率吏民出迎，承製以珣爲元帥，兼領義、川二州事。十一年春，張致僭號錦州，陰結開義楊伯傑等掠義州，珣出故，伯傑引去。致兄子復以千騎來寇，珣進十八騎突其前，卒槍刺珣。珣揮刀殺之，其衆潰走。時興中亦叛，木華黎圍之，召珣以兵來會。致乘虛襲義州，家人皆遇害。及興中平，珣無所歸，木華黎留之，遣其子榮祖馳奏其事。帝諭之曰：「汝父子宣力我家，不意爲張致所襲陷。歸語汝父，俟逆黨平，自之族屬、城邑、人民，一以付汝，吾不吝也。仍免徭賦五年，使汝父子世爲大官。」珣以木華黎兵復開義，擒伯傑等殺之。進攻錦州，致部將高益縛致妻子及其黨千餘人以獻。木華黎悉以付珣，珣但誅致家，餘皆釋之，始還義州。

十二年，入朝，賜全符，加全紫光祿大夫、兵馬都元帥，鎮遼東便宜行事，兼義、川等州節度使。珣貌黑人。呼爲哈剌元帥。從木華黎略山東，至滿城，命珣還鎮，戒之曰，「新附之民，反覆不前，非盡坑之，終必爲變。」對曰：「國朝經略中夏，宜以恩信結人，若殺降，寧有復至者乎！」於是降民皆獲免死。十九年正月卒，年四十八。四子，榮祖最知名。

榮祖，字敬先，珣長子也。性沉厚，音吐如鍾。珣初時於木華黎，以榮祖爲質，稍見任用，珣卒，襲榮祿大夫、崇義軍節度使、義州管內觀察使。從嗣國王孛魯人朝，帝聞其勇，選力士三人與之搏，皆應手而倒，欲留置宿衛，會金平章政事哥不靄行於遼東，咸平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僭號於開元，遂命榮祖還，副札剌亦兒臺討之，拔益州、宣城等十餘城，哥不靄走死。金將郭琛、完顏泄魯馬、趙遵、李高奴等猶據石城，復攻拔之，泄魯馬戰死，遵與高奴出降。虜生口千餘，榮祖皆放爲良民。方城未下，榮祖遣部卒賈實穴其城，城崩被壓，從謂已死，弗顧也。榮祖曰：「士忘身死國，安忍棄之。」發石。

實猶未死，一軍感激，有言義州人懷反側者，札剌亦兒臺將片屠之，榮馳奏說話，乃止。

大宗元年，授北京等路徵行萬戶，換全金符，從伐高麗。田其王京。高麗王遣弟淮安全侹奉表納貢。五年，從討萬奴，擒之。趙祁以興州叛，又從諸王按只臺平之。祁黨猶剽掠景、薊間，復從大將唐兀臺討之。將行，榮祖曰：「承詔討逆人耳，豈可戮及無幸。」唐兀臺然之，由是免死者衆。再從徵高麗，被十餘城。高麗王遣綧入質。帝賜錦衣，旌其功，又從王也忽略地高麗，降天龍諸堡，遂下甕子城、竹林寨、苦苦數島。賜金幣，官其子興千戶，移鎮高百平壤，帝遣使諭之曰：「彼小國負險自守。釜中之魚，不久自死，緩急可否，卿當熟思。「榮祖乃募民兵屯戍，辟地千里，高面王大懼，遣其世子倎出降：榮祖遂以倎入朝。

中統元年夏，詔榮祖詣闕，進沿邊招討使，兼北京等路徵行萬戶，賜寶鞍、弓矢。還鎮，以病卒，年六十五。

子十三人：通，興中府尹；泰，權知義、佛、川等州總官；興，征東千戶；遇，襄陽路管軍萬戶；達，東京五處徵行萬戶；廷，鎮國上將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璲，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

这部作品在1931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33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

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